

智媒时代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现实挑战 与培育路径

朱丹丹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要

智媒时代的技术变革重塑了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生成、表达与实践场域。当代大学生爱国情怀呈现线上化、复杂化、生活化的鲜明特征, 同时面临认知泛娱乐化、情感表达浅表化、知行转化不畅等现实挑战。本文立足“认知-情感-行为”递进逻辑, 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共情传播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 系统分析智媒技术对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影响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认为, 应从认知引导、情感浸润、实践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强化理性爱国认知根基, 厚植家国情感认同, 规范理性爱国行为, 从而实现智媒时代大学生爱国情怀的深层内化与自觉践行, 为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智媒时代, 青年大学生, 爱国情怀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Cultivation Pathways of Patriotic Sentiments among You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Dandan Zh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20,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has reshaped the generation,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of patriotic sentiments among you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patriotism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presen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online-oriented, complex, and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At the same time, it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trivialization of cognition, superficiality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a disconnect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Based on the progressive logic of “cognition-emotion-behavior”, this paper integrate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empath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intelligent media technology on college students’ patriotism and the pathways for its cultiv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coordina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gnitive guidance, emotional immersion, and practical support.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rational patriotic cognition, cultivate a deep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gulate rational patriotic behavior. This approach aims to achieve the deep internalization and conscious practice of patriot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telligent Media Era, Young University Students, Patriot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大学生更是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将其置于国家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培育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事关民族精神传承与时代新人培养，必须坚持价值引领与实践养成相统一，为青年成长成才指明方向。智媒时代的技术迭代与平台普及，使网络空间成为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生成、表达与实践的核心场域。所谓“智媒时代”，是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VR/AR 等技术为直接驱动，媒介呈现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特征的发展新阶段[1]。与新媒体时代以用户生产内容(UGC)为核心不同，智媒时代的传播逻辑从“人传人”转向“信息适配人”；与融媒体时代以资源整合与渠道融合为核心不同，智媒时代更突出智能分发、精准推送、场景化触达与自动化生产。这一技术变革通过算法分发、平台化传播、内容生产智能化三重中介机制，影响大学生爱国情怀：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信息过滤形成信息茧房，导致认知窄化；AIGC 技术降低虚假信息与娱乐化内容的生产门槛，加剧情感浅表化；平台化传播快速构建高情绪浓度的舆论场，催生行为趋同化。三者分别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深刻影响大学生爱国情怀的生成、表达与实践过程。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但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价值判断能力有待提升，极易被伪装隐蔽、碎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诱导，出现认知偏差、情感弱化、责任践履转化困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爱国情怀的培育实效。基于此，本文立足“认知-情感-行为”递进逻辑，针对智媒时代大学生爱国情怀培育中出现的群体认同极化、情感共情断裂、知行转化机制缺失等突出问题，系统梳理时代特征、剖析现实困境、构建培育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青年爱国情怀培育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2. 智媒时代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新特点

智媒时代的技术变革深刻重塑了信息传播与价值交互的方式，深刻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爱国认知、

情感认同与行为选择。当代青年大学生成长于网络环境之中，其爱国情怀的生成、表达与实践，必然打上鲜明的网络印记，呈现出与传统社会场域不同的时代特点。

2.1. 传播场域线上化，爱国表达呈现即时互动特征

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爱国表达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使青年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在数字化场域中得以快速生成、广泛传播与即时互动。一是具有及时性。与以往相对单一、滞后的表达方式不同，线上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互动性强的特点，大学生通过点赞、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等方式参与爱国话题讨论，使爱国情怀从个体内心情感转化为群体性、可视化的网络实践。二是具有互动性。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网络社区为主要载体，青年大学生能够围绕国家重大事件、发展成就与社会热点议题迅速发声，表达自己所持观点，进而形成线上爱国话语场。这种即时互动的表达模式，既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感与社会参与感，也使新时代爱国表达更加鲜活、更具时代气息。

2.2. 价值认知复杂化，爱国情感易受网络舆论裹挟

智媒时代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信息传播与社会思潮交汇的重要场域，深度嵌入公众的生产生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突破80% [2]。其中10~29岁青年群体占比很大，作为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青年大学生是智媒时代参与度最高、活跃度最强的群体之一。这一群体在价值认知层面呈现出鲜明的复杂化特征。一方面，他们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批判意识与表达意愿较强；另一方面，其价值观念仍处于成型定型的关键阶段，理性思辨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当前我们正处于“后真相时代”，部分网民更注重情绪宣泄与情感共鸣，相对忽视事实本身与完整逻辑，舆论生成与扩散速度空前加快。在此背景下，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极易干扰大学生的价值判断与认知选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中隐蔽化、碎片化的不良社会思潮，借助算法推荐与平台化传播机制，通过编造虚假信息、歪曲历史事实、拼接碎片化内容等方式，持续消解主流历史认知。青年大学生面对经过精心包装与技术伪装的错误观点，价值认知容易受到干扰，爱国情感易被网络舆论裹挟误导。

2.3. 实践形态生活化，爱国行为趋向具象化与年轻化

智媒时代的爱国情怀，已不再局限于课堂宣讲与理论学习，而是日益融入青年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场景，呈现出生活化、具象化、年轻化的鲜明特征。青年大学生将抽象的爱国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分享的日常实践，以轻量化、创意化的方式表达家国认同。前不久，众多青年登上长城集体诵读《清平乐·六盘山》，正是这种生活化爱国实践的生动写照。青年学子置身于象征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长城之上，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感召中抒发壮志豪情，以诵读红色经典这一朴素真挚的方式，将历史记忆与个人情感深度融合。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具有身体嵌入性、情境交互性、实践体验，生活化场景是情感升华的重要载体[3]。这一线下活动经由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引发青年群体自发接力，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爱国表达热潮。这种源于内心、发自内心的自发表达，摒弃了形式化说教与刻意表演，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精神共鸣，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质朴而深沉的家国情怀。由此可见，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爱国行为正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实践，从抽象理念转向具象表达。在生活化场景中厚植爱国情感根基，在年轻化表达中彰显青年使命担当，让爱国情怀在具体可感的实践中不断升华。

3. 智媒时代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现实挑战

智媒时代的算法推荐、平台化传播、智能化内容生态等特征，从认知、情感、行为三方面对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形成冲击，导致历史认知弱化、爱国表达浅表化、知行转化受阻等困境。这三重困境共同

阻断了“认知-情感-行为”的有序转化，使得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难以实现真正内化与自觉践行。

3.1. 认知层面：泛娱乐化与算法茧房造成历史认知失真

认知是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生成与稳固的根基所在，离不开优质、正向、深刻的教育内容作为核心支撑。但当下智媒时代网络空间泛娱乐化风潮持续蔓延，各类戏谑化、碎片化、娱乐至上的叙事方式不断冲击严肃历史叙事与爱国教育内容，肆意解构家国历史与民族精神的深层叙事，严重阻碍青年大学生理性、深刻、稳固的爱国认知体系构建。此外，算法推荐在提升信息效率的同时，易形成信息茧房与认知窄化，干扰青年理性判断，使青年大学生长期处于同质化信息环境中，加剧认知窄化与历史认知失真。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致使认知失真，丧失爱国认知的客观本真。网络娱乐化信息借助文学领域的碎片化解读、戏谑化改编，大肆消解历史认知的严肃性。各类自媒体为追逐流量，常以夸张、戏谑方式重构历史事件，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为客观呈现智媒环境下大学生爱国情怀的现实样态，笔者以西南地区某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围绕爱国认知、情感表达、行为实践三个维度设计问卷，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0 份，有效回收率 75%，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以下结合调研数据展开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在“如何看待网络上细说历史的视频”这一问题上，100 人表示“看过但不会当真”，30 人表示“真假难辨”，20 人坦言“看得多了，对历史真相反而模糊了”。这一观察印证了泛娱乐化内容对历史认知的渐进式侵蚀。算法茧房效应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当青年大学生偶然点击一则戏谑历史的短视频后，算法便会持续推送同类内容，使其长期处于信息窄化的闭环之中。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的普及，使得以假乱真的虚假历史叙事批量生产，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大学生区分史实与虚构的难度，使得原本应建立在理性思考上的爱国认知，逐渐被情绪化、片面化的认知取代，进一步加剧爱国认知失真。

另一方面造成认知销蚀，弱化爱国认知的深层支撑。认知销蚀是相较于认知错位、失真更为深层的认知困境。在泛娱乐化现象的背景下，智媒时代网络空间中的精致利己主义、极端主义、相对主义等不良观念以及各类消极网络亚文化乘虚而入，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将青年大学生的爱国认知逐步侵蚀、弱化乃至消解。笔者在问卷调查中发现，部分受访者虽未直接否定爱国价值，但对“为什么要爱国”“爱国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表现出明显的认知模糊与表达困难。有受访者表示：“爱国就是有感情，但要是我说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这种“情感有余、认知不足”的状态，正是认知销蚀的典型表征。久而久之，青年大学生对家国的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薄，原本坚定的爱国认知不断被消磨，对爱国议题的关注度、敏感度持续下降，甚至对爱国教育产生抵触、漠视的心理。这种渐进式的销蚀，让爱国认知失去了应有的深度与韧性，难以转化为内心笃定的价值信仰，更无法为后续爱国情感的升华、爱国行为的践行提供稳定的认知支撑。

3.2. 情感层面：平台化传播引发爱国表达浅表化

情感认同是衔接认知认同与行为认同的关键枢纽，更是实现爱国情怀知行合一的核心环节。当下智媒时代的网络空间多元文化交融渗透，平台化传播形成强舆论场与圈层化氛围，易催生跟风式、趋同性、仪式化爱国表达，易使青年大学生的情感表达趋于单向度、浅层化，具体可从两方面剖析：

一方面，舆论圈层趋同易引发情感表达单向化。相较于传统传播环境，当下青年大学生直面的是由热搜话题、刷屏内容、高赞评论、意见领袖发言构成的舆论场，这类内容情感感染力强、观点集中度高，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理性思辨与多元理解的空间。此外，算法分发的流量分配机制倾向于优先推送情绪张力强、观点极化的内容，使理性、克制的爱国表达难以获得可见性，进一步压缩了深度情感积淀的空间。

青年大学生在此环境中易受到群体氛围影响，倾向于以简洁趋同的方式表达爱国态度，缺乏对爱国理念的深层体悟，爱国认同易流于表面，难以形成稳定持久的情感联结。

另一方面，参与形式轻量化易导致情感积淀薄弱化。爱国仪式本身具有凝聚情感、传承精神的重要价值。但是本文主要针对脱离认知参与、仅停留于符号操作层面的浅表化参与展开分析。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显示，68.5%的受访青年大学生曾参与社交平台爱国话题讨论，其中41.3%仅点赞转发、27.2%发表简短评论，主动系统发声的比例不足10%，且表达行为高度集中于国庆、国际赛事等重大节点，尽显“节庆化”“仪式化”特征。以社交平台常见的爱国主题短视频一键转发、热门话题跟风评论、爱国文案复制粘贴等行为为例，用户只需简单点击即可完成“爱国表达”。这类行为依托平台轻量化互动设计，虽能带来即时满足感与群体归属感，但参与门槛低、情感投入少、理性思考不足，容易使爱国表达流于表面，缺少内在沉淀，这种“轻量化参与”易使家国认同更多呈现为外在符号化表达，若长期依赖简单互动代替深度思考，将不利于形成深沉持久的家国认同。

3.3. 行动层面：媒介生态异化加剧爱国知行脱节

爱国情怀的培育，不能止步于内在的认知与情感共鸣，更需外化为具体的责任践履。若青年大学生缺乏稳定理性的认知支撑与深沉持久的情感根基，其爱国实践便容易出现偏差，难以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当认知被泛娱乐化消解、情感被浅表化表达弱化，大学生从价值认同走向实践转化的内在动力也会随之减弱。当前，智媒语境下的知行转化困境主要体现为价值导向物化与奋斗意志弱化，二者共同影响爱国情怀的落地践履，具体可从两方面剖析：

一方面，价值导向物化易扭曲爱国实践的价值取向。智媒时代网络空间中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潮传播扩散，易使物质利益成为部分青年评判价值的重要标准，冲击其正确义利观的形成。部分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与日常行为中偏重个人利益考量，甚至出现忽视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倾向。这种功利化价值取向，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准则，使爱国主义的价值信仰弱化，偏离爱国实践的本质要求。

另一方面，奋斗意志弱化易降低爱国践履的行动自觉。在“躺平佛系”等消极网络亚文化影响下，部分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奋斗精神有所淡化，对个人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对基层服务、艰苦奉献、参军入伍等时代倡导的实践方向存在回避心态。消极文化的渗透使奋斗精神的价值被弱化，进而削弱爱国情怀从情感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内在动力，不利于爱国践履的常态化与长效化。

4. 智媒时代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培育路径

智媒技术的深度应用改变了大学生价值观念塑造与情感实践的外部环境，也为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新的命题与考验。面对智媒时代带来的现实挑战，本文以社会认同理论、共情传播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为支撑，用以系统解析大学生爱国情怀的生成逻辑、发展规律与培育方向。社会认同理论用于阐释网络社群中爱国认知的形成过程与身份建构机制，共情传播理论用于揭示家国情感的唤醒方式与内化路径，社会认知理论用于分析爱国行为的实践养成与知行转化规律。三大理论互为支撑、协同发力，为培育路径的构建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支撑，使对策建议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能够有效回应智媒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4.1. 认知塑造：强化多元认知引导，巩固理性爱国根基

从社会认同理论的内在机制来看，智媒时代大学生爱国认知的形成，是在网络社群中完成社会分类、身份归属与群体认同的过程。算法圈层易带来片面化归类与极端化认同，需通过规范约束、教育引导与

自主建构,帮助青年形成稳定的国家共同体认同。认知是情感萌发与行为践行的前提,理性爱国情怀培育的核心,是引导青年在网络环境中建立对国家共同体的正确归属感。为此,应构建多元认知引导体系,破除算法圈层裹挟下虚假信息与偏颇观点造成的认知偏差,推动爱国情怀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认同。

一是以法治规范为保障,明确网络爱国认知边界。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4]。大学生在网络中的爱国表达,本质是建构“理性爱国者”身份的过程,而理性认同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规范约束。因此,需以宪法、《爱国主义教育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为依据,完善网络爱国行为规范,打击抹黑国家、诋毁英烈等行为。此外,以技术治理为补充,打破算法茧房的信息闭环。针对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效应”,应建立多元信源推送机制,引导平台优化推荐算法,增加权威历史内容、主流价值内容的曝光权重,打破同质化内容的闭环传播,帮助青年大学生接触多元、立体、客观的历史认知资源。

二是以思想教育为引导,深化家国认知体系。高校应立足智媒时代特征,优化思政教育模式,补齐内容滞后、形式单一、针对性不足等短板,帮助大学生构建系统完整的家国认知体系。其一,强化理论武装,以唯物史观、国情民情为重点,讲清爱国主义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纠正碎片化信息带来的认知偏差。其二,优化思政教学内容,融入网络热点辨析、偏颇观点批判、AI信息甄别等内容,以案例教学提升大学生信息辨识与理性思辨能力。其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思政教师网络引导与理论阐释能力,坚守价值导向、提升专业素养,鼓励教师在网络育人空间中发挥引导作用,用权威理论回应学生思想困惑,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让青年大学生真正从思想深处认同爱国理念、坚守爱国立场,实现认知层面的自觉与坚定。

三是促进自主认知提升,实现他律向自律转化。外部规范与教育引导最终需转化为内在自觉。应引导大学生摒弃被动接受的认知模式,主动依托权威平台系统学习历史、法治与时政知识,养成信息核实、理性思考的习惯,自觉抵御不良信息影响,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认知自觉,形成稳定的认知框架,为情感认同与行为实践提供支撑。

4.2. 情感培育:依托媒介协同浸润,厚植青年学生家国情怀

从共情传播理论的机制来看,家国情感的生成遵循“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认同内化”的递进路径,只有实现理解与共鸣的统一,才能形成深沉持久的情感认同。智媒时代媒介形态丰富、触达精准,为情感唤醒提供了新场景,但碎片化、浅表化传播易导致情感联结薄弱。情感是爱国情怀的内生动力,情感培育更注重浸润式滋养与共情式唤醒。借助融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多元媒介可精准触达青年情感系统,弱化传统教育的疏离感,推动家国情怀在持续浸润中实现内化,为爱国情怀培育提供持续动力。

一是做强主流媒介内容供给,以共情叙事夯实情感基础。有学者指出,叙事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方式,能够内隐地建构认知;共情则是认知激变,促成认同的有利土壤。二者的结合能够达成情感和认知的协同发展[5]。主流媒介应减少单向说教,立足权威资源,将红色文化、时代成就、英雄事迹转化为短视频、纪实影像等青年易接受的形式,以个体故事承载宏大叙事。依据共情传播理论,家国情感生成遵循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认同内化的递进机制,《觉醒年代》的叙事精准契合这一路径。认知共情层面,作品扎实还原历史,将过去的历史场景转化为可感知的情境,助力青年理解先辈选择,增强情感共鸣基础。情感共情层面,作品以人物命运为纽带,通过陈延年、陈乔年等青年角色的牺牲场景引发强烈情感共振,拉近与青年观众距离,实现从理性理解到情感共鸣的升华。认同内化层面,双重共情推动青年从历史旁观者转为精神参与者,弹幕、评论、二次创作等正是家国认同由外在灌输转为内生归属的体现。《觉醒年代》的成功实践表明,智媒时代爱国情感培育需以优质叙事打通共情链条,该经验可迁移至短视频、

互动剧、AI 复原影像等形态，推动家国情感深层内化。

二是优化智能传播逻辑，以健康传播环境保障情感培育。共情传播的有效生成，高度依赖清朗、多元、正向的网络信息生态，而智媒时代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茧房、圈层极化、情绪裹挟等问题，会直接阻断认知共情向情感共情、认同内化的递进转化，削弱家国情感培育实效。为此，必须以价值理性引领技术理性，系统优化智能传播逻辑。具体而言，应建立主流价值优质内容流量池，提高主流价值内容的推荐权重。同时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念深度嵌入算法推荐机制，推动算法从“流量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实现技术向善与育人目标的统一。采用人工与智能结合的审核方式弱化偏激、虚假信息传播，防范 AIGC、深度伪造等技术带来的信息风险。通过净化网络信息生态，为大学生营造稳定、正向的情感接收环境，助力家国情愫稳步涵养。

三是推动全域媒介协同联动，以参与式体验深化情感认同。共情传播理论指出，个体主动参与比被动接受更能深化情感认同，参与式体验能够推动共情从外化转向内化。单一媒介的传播覆盖面与渗透力有限，家国情感培育绝非单一主体能够完成。应整合主流媒体、高校新媒体与商业平台资源，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实现爱国内容精准覆盖；同时联动多方主体开展线上打卡、红色研学等参与式活动，这种参与式体验，正是共情传播理论所强调的“从外化共情到内化认同”的关键转化环节。能够让青年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体验，在实践参与中强化情感联结，将朴素情感转化为坚定的家国认同，为行为实践奠定情感基础。

4.3. 行为引领：健全制度实践保障，规范理性爱国实践行动

行为践行是爱国情怀培育的落脚点与最终体现，认知塑造成效、情感培育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大学生理性规范的网络言行与自觉主动的爱国实践。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个体行为的形成并非单纯由外部环境决定，而是个人因素、环境因素、行为本身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的结果[6]。在智媒时代，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虚拟性易使大学生的爱国表达更易出现情绪化、极端化倾向，而榜样示范、观察学习、实践强化正是引导理性爱国行为养成的核心路径。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只有通过正向环境营造、榜样示范引领、亲历实践强化与个体素养提升，才能推动爱国情怀从价值认同转化为稳定、自觉、理性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知、情、行有机统一。

一是健全制度规制体系，营造正向行为环境。智媒时代，算法分发可能放大极端言论的传播范围，平台化传播易使个体行为被流量逻辑裹挟。因此，一方面需完善融媒体自律机制与网络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的普及，应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与审核制度，防止虚假爱国叙事、伪造历史内容的批量传播。联动网信部门、网络平台、主流媒体，建立全流程内容审核、舆情管控机制，严厉打击利用网络煽动极端情绪、抹黑国家形象、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明晰网络爱国行为的合理准则，为青年大学生营造规范、有序、正向的网络行为环境。另一方面，要构建激励与约束并行的制度机制，明确网络爱国行为的合规准则，对理性发声、弘扬正能量的行为予以正向激励，对违法失范、极端偏激的表达依规惩处，同时依托法律法规强化制度执行力，让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活动中时刻心存敬畏、恪守准则，自觉规范个人言行。

二是搭建多元实践平台，强化榜样示范效应。班杜拉发现社会行为的习得主要依靠观察学习与亲历学习两种路径[7]，而榜样示范是观察学习得以发生的核心前提。脱离实践与榜样的爱国教育，极易流于空泛与形式化。在观察学习层面，高校要联动社会各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爱国实践场景，通过爱国主题宣讲、红色文化传播、典型榜样事迹宣传等方式，将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优秀青年学子等正面榜样呈现在大学生面前。能够让大学生清晰感知理性爱国的具体方式与实践形态，将榜样的爱国言行与责任担当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参照。在亲历学习层面，要为大学生提供参与红色研学、志愿服务、公益实践、

网络文明传播等实践机会,当大学生在实践中获得认可、看到自己的行动的社会价值,其自我效能感会显著增强,进而更愿意持续践行理性爱国行为,实现从“模仿榜样”到“主动践行”的转化。这一过程正是社会认知理论所揭示的“从复制到动机”的强化机制,如此能够推动爱国行为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习惯。

三是强化个体素养培育,强化理性爱国自觉。社会认知理论的三元交互机制强调,人的主体因素是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力量。爱国意识的生成高度依赖青年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唯有实现从“要我爱国”到“我要爱国”的转变,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行为自觉[8]。个体的认知判断、责任意识与价值立场直接影响行为走向。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行为的主体,其媒介素养、思辨能力与责任担当,是规范爱国行动、抵御不良信息影响的关键。因此,要引导青年大学生提升网络信息甄别能力、舆情思辨能力与理性表达能力,面对网络热点与涉华议题做到不盲从、不偏激、不信谣、不传谣,以理性态度表达爱国情感;同时强化责任担当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到网络言行的公共性与社会影响。通过内在素养的提升与主体自觉的唤醒,大学生能够将外部制度约束、榜样示范影响与实践体验感悟转化为稳定的行为自觉,真正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中做到明辨是非、理性言行、主动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底色。

5. 结语

智媒时代,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培育需要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之间保持辩证张力:一方面,要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带来的传播优势与教育契机,推动爱国情怀在认知深化、情感共鸣与行为践行中实现时代性升华;另一方面,也要高度警惕网络空间不良思潮的渗透与裹挟,防范技术异化对爱国教育本质的消解。因此,智媒时代,青年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培育,既要遵循网络传播的内在规律,又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唯有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中,才能真正提升爱国教育的实效性,最终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苏涛,彭兰.“智媒”时代的消融与重塑——2017年新媒体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8,40(1):38-58.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6.
<https://www.cnnic.ac.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 [3] 徐海娇,杨丁一,宁晨罡.具身认知视域下爱国主义情感的生成机理与培育路径[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6(5):79-86.
- [4]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3):475-480.
- [5] 徐明华,李虹.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叙事:作用机制与实践策略[J].对外传播,2023(6):26-30.
- [6] [美]阿尔伯特·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皮连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5.
- [7] 黄潇.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村官创业长效机制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5(18):61-62+64.
- [8] 唐雨菲.数智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叙事转向的多维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5(10):132-137.